

是因为热爱还是出于目的

曾经看过这样一段对话：一我的儿子梦想去NBA打篮球，可他的身高只有168厘米，我该如何劝他放弃？一如果他想成为篮球明星，请劝他放弃；如果他热爱打篮球这件事，请让他坚持。我非常喜欢这段对话，觉得它适用于任何职业、任何兴趣。

假期回家，母亲拉着我去给她同事高考失利的女儿做思想工作。这个刚满18岁的小姑娘，高考成绩不理想，不想去读一般的大学，也不愿意复读，在家哭闹着要去横店影视城当群众演员。

我问她：“为什么要去当演员？”

她说：“当演员很好啊，可以体验不同人的生活，穿很多漂亮衣服，而且收入也很高，比那些辛辛苦苦的上班族轻松多了。”

我问她：“你学过表演吗？”

她说：“没有。但我会跳舞，感觉这两件事差不多。”

我跟她说：“表演和跳舞不是一码事。科班出身的演员，需要用4年的时间去学习声乐、台词、形体、表演，而跳舞勉强能算是形体这一项。”

她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很多大明星都没学过表演，就是靠长相、运气被导演赏识的，比如某某，还有某某某。”

跟她聊了一下午，我发现她是一个很天真的姑娘，在她眼中，去横店影视城当群众演员，就是成为一个大明星的开始。自身条件是否适合，群众演员有多辛苦、多努力，女孩独自在外有多危险，这些都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

我告诉她，演员只是一种职业，明星是这种职业中的佼佼者，是金字塔的顶点。

金字塔尖的光亮，是吸引人们趋之若鹜的诱饵，但塔底基石的辛苦承受，才是多数人的平凡之路。

如果不是出于热爱，这条平凡之路就会走得很累，很痛苦。

好说歹说，她终于同意复读，准备报考表演专业。但愿以后能在荧屏上见到她，但愿她能真正爱上表演这件事情。

因为自身写作的缘故，我结识了不少喜欢写作的朋友，有人因为写作收获颇丰，也有人暂时没从写作中得到任何回报。

感觉大家都在等待，等待伯乐，等待自己更好的作品，或者等待天上掉馅饼。



□巫小诗

曾经有个朋友的朋友，据说是一名写作爱好者，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能告诉我，怎样靠写作养活自己吗？”

我感觉这个问题有点大，而且我自己过得也不太好，所以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在我组织语言的时候，他说：“你能不能介绍几个编辑给我认识？要稿费高的那种杂志的。”

我感觉这样的问题很唐突，但碍于朋友的情面，我也不便多说什么，我问他平常写些什么类型的文章。

他说很少写，总是缺乏写作的动力，要是认识几个编辑，肯定就会有动力。

接着，他打开话匣子，开始跟我长篇大论地聊起他的人生理想：“我的理想就是当作家，感觉作家每天过的都是那种养养猫、种种花、喝喝茶的诗意生活，用稿费养活自己，轻松又体面，还能被那么多读者喜欢，甚至崇拜，想想就幸福……”

我实在跟他聊不到一起，便借故离开。后来也再无联系，不知他是否还爱好文学。

我是一名作者，我不知道优秀的作家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但我相信，绝对没有一位作家，生活能轻松到每天只需种花、喝茶、养猫。

写不出来文章有多痛苦、被催稿有多焦急、文章写烂了有多自暴自弃……这些精神上的压力，并不比干体力活轻松到哪里去。

我始终觉得，想红、想赚大钱的只能叫名利爱好者，只有那些即便无人知晓、毫无回报，依然想写、爱写的，才配叫作文学爱好者。

如果有一天，你的写作遇到瓶颈，你觉得自己写的都是垃圾，没有编辑看中你的稿子，没有读者欣赏你，那你还要不要继续写下去呢？

先问一问你自己，你究竟是热爱写作本身，还是单纯地向往一个成功作家的生活。如果是前者，请继续坚持；如果是后者，我劝你放弃。

任何职业、任何领域都是如此，喜欢唱歌就放声去唱，不要因为成不了歌手而懊恼；喜欢摄影就全心去拍，当不上摄影师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的快乐，来自做这件事情本身，无法站在光环下，并不妨碍你继续热爱。

我希望，你作出的任何选择都是因为热爱，而不是仅仅出于目的。

秦岭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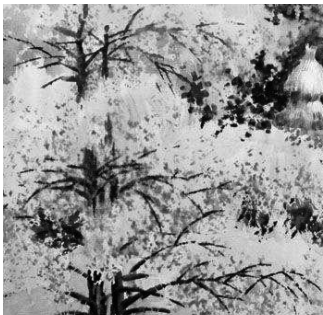
□王丽梅

走来。想看一下她的房子，老人热情答应，请我们进门，里面是一个宽阔的小院，有厨房和卫生间，屋顶上架着太阳能热水器和卫星天线。迎面屋里有一个客厅，边上四间小屋，除了她自己的房间，另外三间都锁着。这屋里只有她一人，孩子们都在市里工作，很少回来。老人说，他们家是前年才从秦岭深处一个村子迁出来的。老人说的村子，我年轻时上团校学习曾去过那里，出门见山，开窗见山，抬头见山，山上飘着白云，像是戴着白色的帽子，上山白云脚下踩。天气一阴，云雾缭绕，满山满眼的云，飘着绕着，雾气弥漫，空气倒是蛮清新的。

山里人朴实，见我们要走，老人热情地让我们拿些她门前地里种的菠菜，尽管我们买菜要比她方便得多。眼看着冬天近了，这菜对老人来说还真有用。

途经陆游吟诵过的大散关，这里曾经是兵家必争之地，由陕入蜀的要道。大散关里留有颇多历代文人骚客的诗碑，静心细听，你能听到李白吟诵的“危乎高哉，蜀道之难于上青天”、岑参着笔“苍翠烟景曙，森沉云树寒”，陆游高声朗朗“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那声音、那诗句很是撼人，响彻了历史的天空。只是公路盘桓，汽车下山太猛，晕得人不知南北西东，也顾不得观看左右黄绿色的秦岭群峰。

明代周忱说“天下山川之胜，好之者未必能至，能至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文。”我的文字乏力，不能尽述秦岭深秋的静美。穿行在山峰之间，呼呼的秋风厉声吹过，寒意和寂寞顿生，恍惚能听见山间溪水的流淌声，紧闭双目，脑海中闪现那些匆匆而过的秦兵汉将，金戈铁马的模糊身影……



有这样的小说，你可能只看过一遍，但过去了几十年，有些故事情节，永远是那么刻骨铭心，并时常出现在脑海里。人生是复杂的，你可能用一车的话，也介绍不清楚一个人的为人。但有的作家，能用一个小细节，把一个人刻进读者的心里。

记得1980年，有一篇叫《落叶》的小说，只有99个字，情节很简单。大意是说，一个老头儿有个早晨起来扫院子的习惯。有天早晨，正在扫院子的老头儿一抬头，发现被晨风吹落的一片树叶儿，正从头顶飘落下来。老头儿一歪头一斜身子，树叶儿便飘落地下。

这个细节真是巧妙极了！一片树叶儿飘落下来，老头儿都怕砸到头上。这个一生都谨小慎微的人物，被作者如入木三分般地刻入读者心里。

我还记得在《世界文学》上看到一篇中篇小说，篇名是《到梅白蕾女士家喝茶》。作者姓甚名谁已不记得了，故事大意是，有个终身未嫁的大学教授梅白蕾女士，她在学生面前是个儒雅高贵的大牌教授，退休后仍然按照以前的习惯，每个假期邀请两个本校的优秀学生到家里喝茶。梅白蕾女士家，只有一只猫和她一起生活。

刚穿了十几天的袜子，磨出一个小洞，便找出针线缝补。没想到还没过两日，所缝处又出了新洞，仔细观察，现在的袜子都是机器织就，有其固定的“线路”，当被磨出破洞，无数根丝线断开，用针线缝补表面上看是接上了，但一扯动，就会继续破洞。

古人语，“一针不补，十针难缝”，到今日已不完全适用。过去的衣物，用的多是土布，纹路简单，细密厚实，缝上几针越补越结实。现在的织物，松松垮垮，抻出一个线头，就能拆掉一大块，特别是一些非棉产品，更是不值得一补。

现代人讲的是效率，很多耽误时间或者成本太高的事物正逐渐被抛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手写，不知道有多少人“一手好字都被电脑给整废了”。还有手擀面，不但个人家中很少做，就是饭店里号称的手擀面，有一些也是机器

改变人生的书

□范小青

●改变我人生的肯定不是一本书。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苏联有一个小偷，在火车上偷到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了这本书，小偷很感动，受到教育，改邪归正了。

●我想，这样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但不会是大概率。书籍对人的影响，更多是天长日久的，更多是日积月累的。

●所以，只要用心地读书，每一本书，都会对我们有影响，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大家V微语

文史杂谈

细节贵在巧

□杨延斌



这篇小说情节平淡，作者把匠心埋伏于一个知识老好和两个青春年少的女学生一同淡淡地喝茶之中，读者需耐着性子忍受着情节的淡而无味，一直到梅白蕾送走两个学生。这算什么小说，还堂而皇之入选《世界文学》？正困惑间，结尾写到，一个女学生没敲门就回到梅白蕾家里。“对……对……对不起梅白蕾教授，我的围巾……”

你猜猜，女学生看到了什么使她紧张慌乱到语无伦次？

因为她看到曾说“我这辈子吃遍各种三明治，已经吃够了。这种最贵的三明治是专为你俩买的，我不喜欢吃。你们把它吃光！”的梅白蕾教授正和猫抢夺剩下的三明治碎渣儿。

猝然发现回来取围巾的学生，梅白蕾教授窘得脸上直泛紫红色。作者磨叽到最后才抖开包袱，让读者看到高傲外表伪装下的大牌教授，其实孤独而又穷困潦倒。

我真感谢这个外国作家，能让我对一个原本不搭界的外国老太太，产生如此深刻的记忆，以至于连二十四岁读这篇作品的我都六十多岁了，还时常想起梅白蕾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

不值得

□鞠志杰

精力和时间。

另外，还有一些“不值得”是因为不够热爱。这是一种主观意识，因为不热爱某件事，所以去做就会感觉不值得。去听场音乐会吧？一想到买票要花掉几百元，算了吧。去郊游吧？一想到要花去一整天时间，算了吧。中午自己炒几个菜吧？一想到下午还要见一个客户怕沾上葱花味，算了吧……就这样，人们总是在值得与不值得之间纠结徘徊，然后去做出一个更利于自己的选择。

生活本身就是由一道道选择题组成，而答题人，时时刻刻都在为解题而努力思索。答对了，一切顺利。答错了，一堆乱麻。然后喟然长叹：唉，真是不值得！